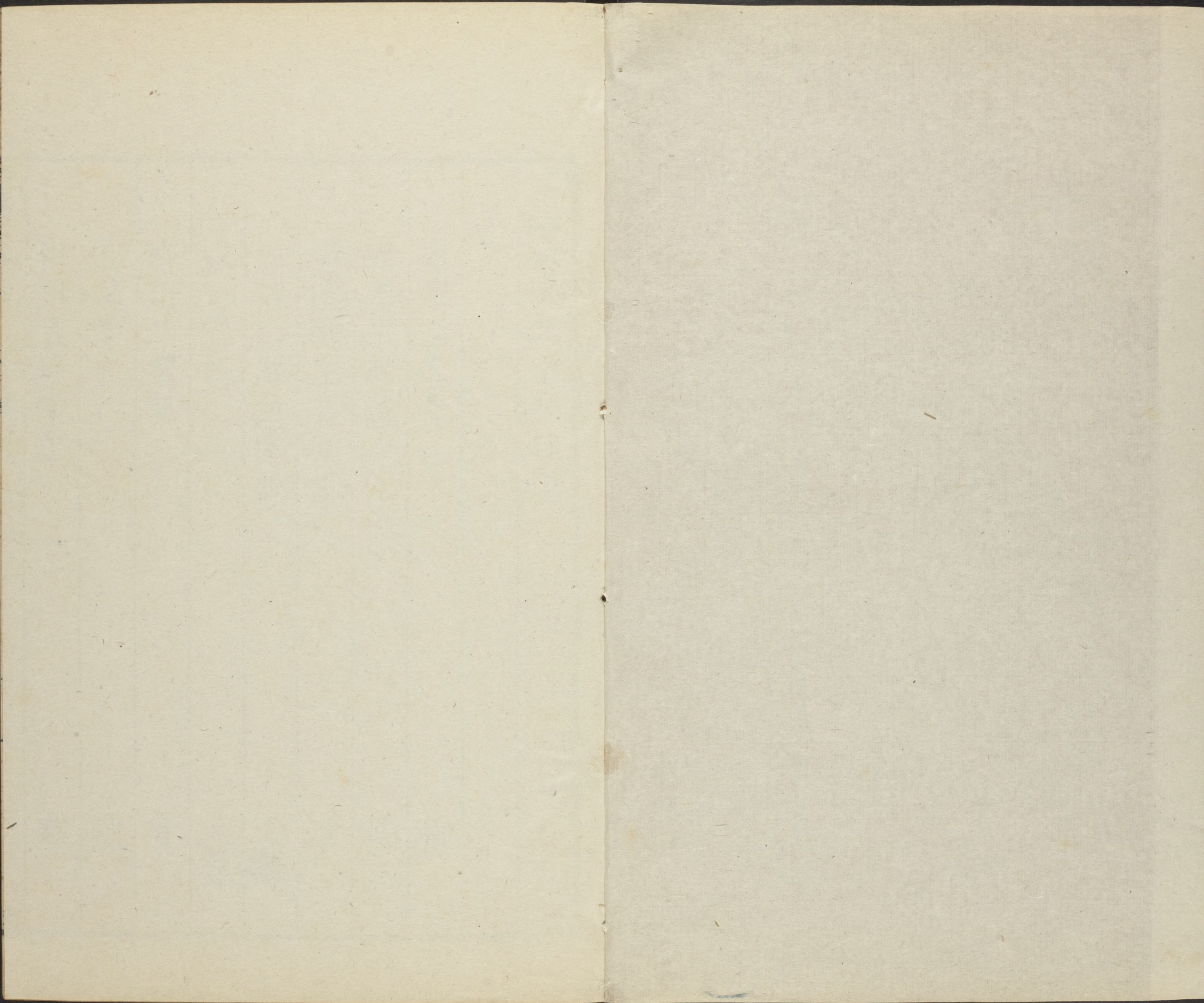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文編卷之五十六目錄
記

永州新堂記

柳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

韓魏公醉白堂記

大蘇

蓋公堂記

大蘇

齊州二堂記

曾

有美堂記

歐

相州晝錦堂記

歐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許
國
印

文編卷之五十六

目錄

壽

墨君堂記

大蘇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王君寶繪堂記

大蘇

吳氏浩然堂記

小蘇

王氏清虛堂記

小蘇

畫舫齋記

歐

東齋記

歐

君子齋記

王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

李君藏書房記

大蘇

南軒記

會

學舍記

會

燕喜亭記

韓

豐樂亭記

歐

峽州至喜亭記

歐

峴山亭記

歐

泗州先春亭記

歐

游儵亭記

歐

陳氏榮鄉亭記

歐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

蘇氏族譜亭記

老蘇

喜雨亭記

大蘇

放鶴亭記

大蘇

墨妙亭記

大蘇

黃州快哉亭記

小蘇

醒心亭記

會

清心亭記

會

道山亭記

會

飲歸亭記

會

凌虛臺記

大蘇

超然臺記

大蘇

擬岷臺記

曾

文編卷之五十六 記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子行 校刊

永州新堂記

叙事格

柳

將為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
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
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末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
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虵虺之

文編卷之五十六

文編卷之五十六

八

思

所蟠徑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
號爲穢墟芻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
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澗如旣焚旣
醜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
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
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
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
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
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
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指諸壁編以爲
二千石楷法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叙事格

柳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距其涯垣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
若映焉池之勝於是爲寂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

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竒，望之若連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楮，被之菱芡芙蓉，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子書，旁具莊文，莫不揔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

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周匝曲折，渾成此柳文之佳者。

夷陵縣至喜堂記 不照應格 歐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

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
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
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
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屢
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
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
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
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甍甍南北之街作市
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旣

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樓飾廳事新吏
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
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
度爲䟽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
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焦
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
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
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
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
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徃徃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

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而今之日食有稻
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
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
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
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
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前段言風不美而太守能變其俗後段言仕宦得
善地

此文前後亦不用照應

韓魏公醉白堂記

此擬格

大蘇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
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
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
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
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
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疆徼之時退居
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
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
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
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

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
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
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
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
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
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淵
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
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
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
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

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變格

蓋公堂記

清淨

譬喻格

太蘇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纒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寒受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

罪藥之過也予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
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
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
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
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
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
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更不粘前時從賓客僚吏遊
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
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

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於九仙
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
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齊州二堂記

辯証格

曾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
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
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
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
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

主意

更不粘前

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若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

文編卷之五十六

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其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有美堂記

累棋格

歐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太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

相州畫錦堂記

護題格

歐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愚夫愚婦之不意以譙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旣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

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題格也

墨君堂記

開闔格

大蘇

開闔變化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

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

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爲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書法圖畫客至

客

暗照

出而誇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

客

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是好

主

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

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

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

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

孔丘轉妙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旣乎士

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

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

剖塚斷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爲記予蜀人也蜀人嘖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予之所言者爲鑒

此文前後各自爲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王右寶繪堂記

反題格

大蘇

君子可以寓音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

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

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稽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

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旣而自咲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晷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吳氏浩然堂記

解意格

小蘇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

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予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演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子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擣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

譬喻逆說正意順說

王氏清虛堂記

解意格

小蘇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竒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迭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禍患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然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騫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爲清虛者不足爲清虛

也議論亦本莊子

畫舫齋記

設難格

歐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崑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發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蠆之出沒波濤之洶歛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

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
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
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
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
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
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東齋記

歐

以勢句解題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
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
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
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
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
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
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
誦之愛其深博閑達雄富備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
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
齋中少休則採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

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樂善者歟旁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

鍊

君子齋記

解意格

王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齋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

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无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后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眉州遠景樓記

略題格

大蘇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

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旣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

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秬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

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此文造意亦奇更不在作樓與遠景上說

李君藏書房記

解題格

大蘇

象牙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書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
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
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
舍公擇旣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季氏山
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
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
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
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
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
也予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
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
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
求予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
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南軒記

曾

得隣之第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

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
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奧吾性所宜驅
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
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
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
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
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
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
於是耶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
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
山鏡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
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
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
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
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
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
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張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學舍記

曾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竝而是時家

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善與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驅虺之聚與夫兩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卑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大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

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竝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余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藿

飯芑苒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燕喜亭記

叙事格

韓

大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立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白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非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卽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嶺蟻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豐樂亭記

發題格

歐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堂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逸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闢旣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峽州至喜亭記

解題格

歐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

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
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
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起便地峴山亭記

歐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祐叔子杜預元
覲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
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
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

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覲以其功而叔子以

其仁與東園記同體皆引故事略用自語點化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

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

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

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

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

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

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

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

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
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
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
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
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
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
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
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
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
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

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
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泗州先春亭記

不解題格

歐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
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
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
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
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
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

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乎乃築州署
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
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

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
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
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
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此作雖亭記而記堤爲詳重其大者也作亭旣不
詳故不詳先春之意

渾成 游儵亭記

借客形

歐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
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
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因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曾
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
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
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
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
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
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

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
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恠之為
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儻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
記 奇文

陳氏榮鄉亭記

解題格

歐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
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旅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义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

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
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人特不喜
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已短長以讒之爲已病
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
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
必破壞之而後已民旣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
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其好學者
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
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
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

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
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
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
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
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
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
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
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
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
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

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為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為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為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脩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夫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

李秀才東園亭記 小題作大題 歐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 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志之李氏世家中間插入一段前後無繫關議論蓋只要說得中間春秋時稱漢東大國曾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即蓼相介

纔一二十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即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百年間未出一

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過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耕草之苗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

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其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此文直說下去入題處不用收拾爲人作一園記直從郡國說起是何等布置

蘇氏族譜亭記

解題格

老蘇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
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
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
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
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
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
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

少者而歎曰是直文字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

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

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自斯人之逐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

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

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

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

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
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
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
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
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
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
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

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叙事格

大蘇

亭以兩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
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
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
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
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
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休於野

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

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借客顯主格

大蘇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彘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

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

之曰予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論得超脫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

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放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繫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蒼苔而獲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

月初八日記

墨妙亭記

解題格

大蘇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

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
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以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
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
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
大水田皆不登湖人火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
廩勸分躬自撫循勞米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
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 朝廷方更化
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
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

為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
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
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一月余以事至湖周覽
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
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
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
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
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
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
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

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
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
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
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黃州快哉亭記

蘇軾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父樵
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
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
所騁騫其流風遺俗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
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
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
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王之言蓋有諷焉夫風

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
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
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
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
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
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
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
經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
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

醒心亭記

比擬格

會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筆記之凡公與州之賓
客者游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
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
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
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事之
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胡之詩云噫其可謂
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
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

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
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
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
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
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
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比同遊於此
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
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清心亭記

解意格

會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

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
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
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
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
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
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
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
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
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
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齋其心也虛其

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道山亭記

曾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

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逕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

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朝夕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崮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徃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守公闢名師孟云

射飲歸亭記

會

金谿尉汪君名邁爲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爲射亭旣

說在後

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
 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
 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
 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
 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
 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
 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無事國家嘗閒暇矣先
 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
 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

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
 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射之
 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
 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
 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
 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
 攻駭驚問巷而竝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
 里而與之有事則士豈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
 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
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
脫矣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闔而喜勝其是歟夫
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
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
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
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
者耶

凌虛臺記

輕題格

大蘇

國於南山之下匱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

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
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
事之敘事處奇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於此凌虛之所爲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
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
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
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
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
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

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比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解意兼叙事格

大蘇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聞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克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旣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顛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徃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前發超然之意後段叙事

此後二篇皆本之莊生

擬峴臺記

不解題格

曾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閑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第草之間未有卽而愛

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堦檻覆以高薨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下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觜沙禽水獸上下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掩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歛日光出歿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

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
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
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
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
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
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
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文編卷之五十六

終

